

未 來 世 界

威 爾 斯 原 著

陳 遠 義 · 郭 達 三 合 譯

上 海 大 地 書 店 發 行

1939

譯者序

威爾斯是英國著名的作家和政論家，他的生平，凡是讀過他「自傳」的人，想都已清楚，用不着我再在這裏多所詞費了。

1
「未來世界」(The Shape of Thing To Come) 出版於一九三三年，用小說的體裁，描寫未來的種種恐怖，推斷歐洲文明的全部崩潰與重新建造的開始。這本書一出，威爾斯的預言家的名氣就愈爲重大。不過實在說起來，從政治，經濟，軍事，及一般的歐洲上推斷牠的未來，雖然有若干相符合的地方，但若認爲有一事適合的神奇，那是過於把威爾斯看成神人與先知了。誠然，由複雜錯綜的現代人事上，做分析比論的工夫，威爾斯確有他的專長，但他對未來世界的看法，不論是在破壞和復興兩方面，處處都離不開他自己的着色眼鏡。自然，幾分之幾的效驗是有的，其他就免不得使聰明的讀者仍舊以小說的稱量償還這本風行的著作的價值。

「未來世界」的優點，在於取材的豐富，敘述的錯綜，描繪的真實上面。從神話，考古學，一般文化進步的層次，以及政治，經濟，教育，科學的發揮與應用，個人與羣體的衝突，戰鬥，都包括在內。不簡單，不枯燥，藉用他自己對各種學術極豐富的常識，構成惹人注目的血的畫圖。姑不論牠中間的確實性能佔幾分，至少就是從文字和材料上，評量這本志在通俗的危言模式的怪作，已有一讀的價值。

但最使人注意的，還是威爾斯在這本書裏所宣示的「現代國家」和「世界邦國」的觀念。據威爾斯的觀察，未來的世界，將不是像現在的世界那樣，分成大大小小的許多國家，而將合成一個世界性的邦國。這正和我國禮運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以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所宣示的「大同世界」不謀而合。事實上，「世界邦國」的「現代國家」已經成爲今日世界上大多數優秀份子所一致爭求的目的了，不論是中國，俄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裏面，都有這種思想發生。「理想爲事實之母」，說不定未來的念一世紀，正是世界大同的世紀，這是我們大家不能忽略了這本「未來世界」著作的地方。

「未來世界」中所敘述的是從二十世紀的一九二九年，到廿一世紀的二一零五年的世界，威爾斯想把這本書放在二一另六年出版，所以這本書後半部中所寫的人物，都是他筆下創造出來的，實際上並無其人。

全書共分五卷：第一卷「今天和明天」，第二卷「明天以後」，就是這里所譯出的。第三卷「世界復興，現代國家的產生」，第四卷「現代國家的鬥爭」，第五卷「在統制生活下的現代國家」，因篇幅關係，未能容納，不過也已在動手翻譯，預備在短時間內譯成，用「未來世界續編」名義出版。

威爾斯的作品夙稱難譯，而譯者的程度又極淺薄，錯誤之處，在所難免。不過有一點可以自信的，是這譯本曾經過數次修改，在「信」「達」「雅」三字上，至少要比別的譯本高出一籌，讀者只要把來和別的譯本比較一下，便不難瞭然。不過讀者如發現其中有譯得不妥的地方，仍希隨時賜教，俾得在再版時訂正。

時代進入了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愈益迫近眉睫了，讓我們大家翻開這本

「未來世界」，注意着牠所預言的世界的大破局罷。

譯者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

目次

譯者序.....一

導言.....一二〇

第一卷 今天和明天.....二一七〇

一 紀年的標記.....二一

二 「現代國家」觀念的發生.....二六

三 舊制度的不平衡的累積.....四二

四 馬克思和亨利喬治的評價.....五一

五 自由競爭和貨幣紊亂陷舊社會於不安.....五九

六 生產過剩的難題和戰爭的因果.....六四

第二卷

明天以後

七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	七四
八	亨利福特的和平船事件	一〇一
九	延長戰爭危機的軍火工業	一一五
一〇	災禍淵源的凡爾賽	一二六
一一	國聯並不能使世界和平實現	一四六
一二	凡爾賽和約後金融和社會紀律的崩壞	一四八
一三	一九三三年的大停滯	一六〇
一	倫敦會議	一七一
二	舊教育的傳統換形	一九九
三	社會沉澱物的分化和結合	二〇七
	明天以後	一七一
		三七三

四	世界大戰後戰爭方法的變化·····	二二八
五	世界和平景象的消滅·····	二五六
六	西方侵略亞洲的鬆弛·····	二七〇
七	「現代國家」和德國·····	二七一
八	殘忍和仇恨·····	二八二
九	最後的戰爭（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五〇年）·····	二九四
一〇	微生物的侵略·····	三二二
一一	一九六〇年的歐洲·····	三二七
一二	美國在毀滅中·····	三五五

萊文博士 (Dr. Philip Raven) 的夢書

萊文博士不幸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在日內瓦死去，這是國際聯盟祕書處的一個很重大的損失！從此以後，日內瓦就失去了一個身長背曲，步履不大方便，斜首深思的熟人了，全世界也失去了一個思想銳敏的頭腦。他的無間斷的專一的工作，他的異常活潑的心理，正如同他計聞中所說的那樣，獲得全世界知名之士的讚賞。一般人也因為他的逝世，突然都認識他的爲人了。在報紙上，不常見到萊文的名字，以這樣一個生前沒沒無聞的人，死後竟能引起全世界極大的震動，這真是一件很希奇的事；從奧司羅 (Oslo) 到新西蘭，從畢尼諾司愛里司 (Buenos Aires) 到日本，差不多每一種重要的報紙上，都有關於他的記載。格里德爵士 (Sir Greidrey Giffé) 做了一個簡略而又很好的回憶描繪，他說萊文是一個非常樸素坦白專一和有力的人格。他的照片，在刊物上刊出的有兩種：這兩種照片並不一樣，早年的一張，看去好像是雪萊和馬

克斯東(Maxton)的混合物；後來的一張，是用快鏡攝的，他站在國聯大會場的入口，和巴爾謨爾爵士(Lord Barnoor)正在談話，身體斜倚在他的手杖上，伸出一隻瘦長的手，做一種特殊的說明的姿勢。

他的事情雖然很忙，但他仍舊能抽暇來幫助同僚們共同思索和解決一些比較廣大的問題。在他死後，有一件可以注意的事，就是關於他對未來世界的指示。大家都急於證明他的工作的重要，所以把他比較重要的文稿報告節略和演辭，編成了三冊書，已經預備印行了。

大多數人知道我是他的好友，因此要我出來，擔認刊行他的遺著。但他死後別人對他的那些歌頌我却沒有參加。因為我在學術界的地位，還不夠使我寫一篇頌揚他的文字。雖然在普通情形下，我必須把他個人的態度，自然的和魔力的某些地方素描出來。但我也沒有那樣做。因為我那時很煩惱，我們正開始共同進行着一種事業，誰都沒有預料到他會死去，因此對於這意外的危險，也一點都沒有防備。現在已經快過三年了，我和他比較親密的朋友們作了多次的討論以後，才決定來公布我們和他的這個特殊合作的内容和事實。

這就是關於本書的問題。萊文博士付託給我一捲草稿，我把牠藏了很久。我爲這一捲草稿，費了不少躊躇，這倒並不是過慮，因爲這正是一冊未來一世紀半的簡單歷史。牠是未來世界的投影，也是現代神祕的預言。到現在又已經三年多了，三年來的事變，足以證明這預言上一部份事情的可靠，因此我才有勇氣把這書上未證實的地方，和我朋友的敘述聯繫在一起，去找一家書局出版了。

我現在簡單地來說一下關於本書的起源，和牠怎樣落到我手中的故事罷！在第一次大戰完結的那一年，也就是萊文博士離開白宮到日內瓦去以前，我開始和他締交。他在空閒的時候，總是歡喜新奇的思想，恰巧在一九一六年我出版了一本將來怎樣（What is Coming?）的預言性質的小書，發表了一些關於貨幣的意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我在那本書裏，指出戰事中資源的浪費和債務的繼續積累，一定會引起整個世界的破產。就是牠將任債權人階級得以宰割世界，要使這破產的世界，重新用有希望的方法來解決。就是公平無私地削減一切債務，降低金鎊金圓以及其他金貨幣中的金成份，我那時覺得這似乎是一個極爲明顯的必要，但現在我承

認，這是一種不成熟的觀念——爲的是我沒有去掉貨幣的價值是內在的一種觀念——可是，凡爾賽和約以後所發生的貨幣和信用的動搖的實際教訓，那些日子裏我們還誰都沒有。我們缺乏經驗，一想到貨幣，就覺得不自然，好像有宿慧的兒童們想到牠時的情形一樣。到了十七年以後的現在，這個安定金價的觀念，有許多人承認。是明顯的事實，但那時大家却認爲這種觀念，不過是一個沒有智識的作者，對於「貨幣專家」的神祕事情發表的外行評論罷了。可是我的這種意見，却喚起了萊文博士的注意，他到我這裏來談談這問題的可能，以及我所提出的其他的幾點戰後的問題。這樣，我們就熟識了。

萊文和威廉·詹姆斯 (William James) 一樣，他在智慧上並不有所驕傲，他對於坦白的思想，能夠坦白地接受。他對一個藝術家或新聞記者能夠談他的問題，倘若他認爲同一個僕人談話而能獲得新鮮的觀點時，他也會這樣做的。他口頭愛說「明顯」這一個名詞。他見到我只有一分鐘以後，「這事，我的親愛的朋友……」他就這樣稱呼我了。「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不過人們都自許聰明，不肯去考慮一下；到後來再追悔，已經遲了。在這次戰爭以後，金融和貨幣將有

距大的混亂，倘若你去告訴負責的人們，要使他們相信，那是不可能的。戰勝的國家榨取復仇的罰金，戰敗的國家當然要承認償付；然而他們間却沒有人理解，他們倘若那樣做時，貨幣會對他們顯出非常的情形來。他們只注意了他們相互間應當怎樣做，至於貨幣會對他們顯出些什麼，却沒有人去理會了！

現在我還能想像他大着喉嚨抗辯的情形，老實說，在和他交談的最初半個鐘頭裏面，我是不喜歡他的；後來我慢慢的看熟了他的這種樣子，也就不以為意了。他的性格太自滿又太自信，和我這緩慢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性情比較起來，真是太快和太生動了。他談話要有明白的準備，還要用特別的姿勢來幫助他的說話。這些都使我不大喜歡。他在我室中踱來踱去，從不坐下，當他用破碎而勉強的嘎聲談話時，眼光總是向四處看着書籍和圖畫；一面揮舞着他瘦長的兩手，好像游泳的樣子。我在前面把他比做雪萊加馬克斯東，但在最初我想起的是屠莫里亞（Du Maurier）有一時很有名的 Trilby 中的史文加利（Svengali）——一個修了面的史文加利。我感到他是一個外國人，在本能上說，我對外國人是非常驕傲的，正像我的原則是大同主義。

一樣。他是巴里奧爾（Ballie）的一個學者，在他到日内瓦去以前，是我們外交部中最明亮的裝飾品之一，這在我看來，好像有些不大調和。

我覺得我們英國人的太過的謹慎是羞怯，我們常常疑心人家也是和我們一樣講究那細微的道德。我們常常把自己約束到不誠實的地步。在我提筆寫作時，我也許是一個鹵莽的人，但是在社交場中，我却和我們同胞中的任何人那樣小心謹慎和掩飾。萊文的直率的風度，打擊着我的思想，我差不多覺得他有些無禮。

他打算把我的思想不成問題的當做談論資料，但是至少，他也應該把他自己的思想同樣當做無問題地來談論。我有時候甚至疑心他到我這裏來談話是談給他自己聽的，利用我當做一個「助音板」聽他的談話怎樣發音。

他叫我做「淺薄事情的發揮者」，在我們會晤過幾次面以後，他還是重複的說着這一個不大恭敬的名詞。他說：「你的缺點，也許就是你的才能；對於一件事情，不能作迅速而精確的記憶，靈活的把握住分寸，不耐煩去知道詳細的地方，而急於去求了解整個的東西。事業家倘若聽

見你的話，他們一定非常恨你，他們這樣想，你這個人的思想真是簡單得可怕。可是，你知道，你也和他們一樣，你想把一切的複雜除開。你是一個不耐煩窮究一切。而又是一個喜歡追根問底的人。倘若我沒有必須要做的職業，我也要像這樣的追根問底了。化費空閒的時光，來和你一同窮究事變的真相，這倒是非常有意思的。」

讀者們：請你們恕我自大，我引用了他對我這樣的評論。但你們倘若要明白我和萊文的關係，要明白這本書的精神，那麼，我這些引用實在是必不可省的。

老實說，我實在是心理的活力的洋溢之路。當我在他面前時，他能夠丟掉巴里奧爾（Barrie）和外交部，以後又丟掉祕書處和我隨便談話，他是東歐的大同主義者，他恢復了他的本來面目，我居然成了他想像中的伴侶，他的無聲譽的朋友，一個智慧及不上他的助手，——他的華生。我慢慢的喜歡我們的這種關係了，我對於他的外國體質和他的姿勢也就習慣了。並且我慢慢的對他表示同情，當凡爾賽和議展開時他所表示的痛苦和憤怒。我的對異族不信任的一種偏見，在他的智慧的好奇的，強烈的熱力下竟然消滅了。我們相互發覺了彼此間可以獲得益

處，因為我有一個現成的清淨的想像，而他有着富裕的智識，我們能夠共同來作一件思致上的遊戲。

那不常來和我談話的有才能而且有創見的朋友，鄧恩 (J. W. Dunne)，他在若干年以前發明了飛機，以後曾竭力探討時間和空間對於意識之關係的問題。照鄧恩所抱的意見，以為我們是可以在某些地方是能夠預料到將來的。他在他的名著經驗和時間 (Experiment with Time) 那本書裏，舉出了可驚的觀察來做證據。那本書是一九二七年出版的。我覺得是很令人注意。也很刺激人，所以曾替牠寫過一兩篇介紹的文字。這論文居然竟使全世界的出版物競相轉載。

萊文看過了我關於經驗和時間的介紹以後，就去找那本書來讀，讀過以後，並且寫了一封信給我。平常他和我通信，只是很短的條子，比方說他將要到倫敦來，告訴我他的住址有所改變，詢問我的行動等等；但這次却是一封很長很長的信，信裏說，像鄧恩那樣的經驗並不是奇，他還能夠增加許多書裏所沒有說過的上，換一句話說，他能夠把這些經驗擴張開來！在睡和醒之

間，所預料的事情，不應該只是明天或下星期的小事情；時間的距離，很可以加長些，只要有長路程的思想的習慣。（鄧恩的試驗，主要的是在講清醒和遺忘間的微腫的頃刻中的預告）但這正是懷疑主義者要得罪迷信者的日子。替羣衆作事的人，關於這些較弱的暗示，不應該做幽晦的聲明，這些暗示，不容易和幻想區別，只有一個人自己心裏明白。倘若有人對這些預料的事情表示很活潑的興趣，那他或者要犧牲大部份的勢力。

他說了許多這類聰明的抽象話，就突然定結了。我看完了這一封信，便發生了一種印象，覺得他在開始想說的話比 he 已說了的還多。

後來，他回到了倫敦，忽然來到我的研究室裏，把他的意見告訴我。

「這個鄧恩的事情——」他開始說道。

「怎麼？」我問。

「他有一種方法，可以提住在不自覺的睡眠和清醒之間的流動的夢。」

「正是。」